

寶

楚寶卷二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蒐

長沙黃學璞較訂

命使

薳章

薳章羋姓，蚡冒之後，為楚大夫。楚武王三十五年，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三十七年，王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三十

八年。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

聖楷曰。蘧章詞令。雖不載史傳。然其成於隨。讓於黃。屢將王命。必有可觀。且其後人若伯嬴之將才。叔敖之相業。子馮之納善息民。而楚日以光大。誰貽之哉。昔鄭國爲命。合四賢之所長。仲尼猶有取焉。則蘧氏之良可知矣。

薳罷

薳罷音皮字子蕩、薳章之後裔也、楚康王十四年、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楚郟敖元年、王子圍爲令尹、二年、使薳罷聘于晉、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郟敖有疾、令

予閔蘊而殺之、自立爲霸王、以遂、罷、爲、令、尹

聖楷曰、遂罷使予罷賦既醉之詩、而叔向許其知政、使予罷不告王予之政、而穆叔知其賢情、古人每下此處用心看人、故不爽如此。弟子職識應對、聖門科重言語、豈末務哉。

鍾儀

鍾儀楚大夫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音脫義同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史懷曰楚鍾儀南冠因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曰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為君子

哉。重爲之亂使聽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聖揩曰鍾儀爲楚鄖縣大夫。晉人囚之軍府。晉侯見而問其族。對曰伶人。是述其先世之職官以對。非鍾儀身自爲之也。故晉侯復問能樂。而范文子稱其不背本。若鍾儀身自爲樂官。則能樂。既不必問。而先職之稱又何足貴。且左氏明言問其族。非問其官。古今讀書人盡相沿以鍾儀爲伶人何憒憒至此。偶拈出爲之一快。

薳啓疆

薳啓疆楚同姓也、靈王即位、叔伯州犂、使啓疆爲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音眺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音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
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
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
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
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
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
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而遜之靈王六年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
啓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illegible]
公[illegible]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紹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
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
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
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
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成公之貺魯侯從之霸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魯侯語之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聖楷曰薳啓彊以詞令致魯君又以詐反大屈之弓皆辯士風氣不足尚也惟諫霸王辱晉卿不言

晉卿不可辱窮言辱晉卿不可無備其語似迂似
詭似訥似諷使霸王冷熱自擒驕心頓歌與予乘
對求周鼎鄭田同一機韓可見能言之士機智勇
辯濟以忠貞亦可與事君矣諤諤者何為哉

章華臺考

按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
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嶷其山體水
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又賈誼新
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

甚高三休乃至由此觀之臺亦半因山水之勝非
盡人力可爲也今岳州華容縣山水崎飛登眺濟
鬱所謂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殆非虛
語故杜預注云在華容城內此無疑也今楚志云
臺在荊州有二一在沙市即今章臺寺此大可笑
寺乃元泰定中始建元人無識遊人無學固不足
辯一在今監利縣監利雖屬古華容析置然地多
湖泊亦非翔築之所此皆俟傳而秉筆者鮮博識
之士是可歎耳又按沈括東軒筆錄亳州城父縣

陳州商水縣皆云有章華臺亦力辨其非

伍舉

伍舉、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國語又作湫舉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既立、是爲靈王、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

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
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
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
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僑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
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
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
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
啓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
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王執徐子於申、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不、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
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六年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
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
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
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之昌大囂庶爲樂先君莊
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
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
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擧、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
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
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僨、得、以、來。使、富。都。那。
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
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
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爲楚其殆矣

左氏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亾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寔。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
材、寔、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逃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擧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擧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聖楷曰楚靈王即位三年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各國之臣若宋向戌鄭子產皆國之良也伍舉獨能勉其君以六王二公之事子產向戌俱願獻守禮焉豈不稱賢大夫哉嗟乎靈王固無足數使舉當出奔之時不遇蔡聲子觀其智略更在析公巫臣之上用而謀楚可勝言哉其後子若孫卒以忠孝名或死于國或死于外雖所遭

之行幸行不幸抑國運實使之耳乃以此爲鑒而
後世猶有輕棄其臣者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世也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音亦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

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臯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雲夢考

按禹貢雲土夢作乂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一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

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乂蓋澤夢有高卑故水落辨遲速入工有蚤晚爾此說得之今德安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以名縣云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

裴松之曰良與亮或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聖嘆按松之此論可見古人稱謂之間亦自不苟長幼卑尊各有所宜常見王弇州觚不觚錄畧載一二如投刺之大小稱名之謙傲已不勝江河之感若至今日又當何如詫歎耶

董恢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日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權大笑樂、諸葛亮開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禕爲丞相府屬、還巴郡太守、

聖楷曰吳蜀敵國也○楊魏私忿也○安、知、孫、權、醉、後、之、言○非、挑、鬬、侮、隊、之、意、乎○故禕未能即答○而○作○緒○侃○侃○正○論○權○便○折○服○吾友鍾伯敬著史懷云、權論出自至誠、痛癢相關、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爲可惜、此、等、駁、議、吾、所、不、取、

義先

義先字始宗、章陵人、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

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卽與夫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

聖揩曰。義先仕表。官至侍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荊州。始以為尚書令。然本傳又云。先始為漢尚書。是則先受漢恩。不為不重。又復俛首事魏。登郊天之對。亦有時而二天乎。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承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尙書令樂廣齊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還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吏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於樂令勤學不倦遂令戴昌父子俱屈亦可想止
言折獄之風軌矣

義陵考

按常德武陵屬楚黔中地秦伐楚以爲黔中郡漢
高祖初更郡爲武陵先是項羽弒義帝郡人縞素
而哭高帝義之故亦曰義陵非如潛京之所云也
且新莽又嘗更爲建平郡屬荊州至光武始復名
武陵潘蕃一時強辭不足爲據

栁莊

栁莊字思敬霍州刺史霞之子也莊少有遠量博覽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咨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隋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搆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

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
梁王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諸將咸勸梁王與尉迥
等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
巋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
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害擁強兵然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
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也今尉迥雖曰舊
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
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

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祚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幷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

不過于栟茌裔類亦與茌甚厚十一年以平徐登功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

聖楷曰蕭詧父子受命強國所謂以小事大苟延宗社其志義有足悲焉爾栟茌爲之奉壽通使結好隋文深達時務之玄卒享數世之利並非使臣之極則乎而且以明達見重當時受祿不愧因達出樓護陸瓊諸人上矣

按蕭詧字理孫梁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昭明卒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

亞諸子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等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已勵節務修刑政志存綏養於是境內大治侯景亂後旣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于魏及江陵平魏立詧爲梁主居江陵稱帝改元大定在位八載薨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事其母以孝聞性不飲酒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方、便、以、避、之、子巋嗣位、隋文帝開皇二年、納巋女爲晉王廣妃、四年、巋朝長安、文帝甚敬待之、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邘、巋在位二十三載薨、其子琮嗣位、二年、梁國始廢、

邵曄

邵曄字日華、桂陽人、曄幼嗜學、聰從倖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爲盜、悉寘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荊南賜緋魚選著作佐郎知忠州歷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弟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

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一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交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能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贓嘗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聯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颶風雕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遂疾卒年六十三

聖楷曰邵聯幼恥儕輩之未長負四方之志觀其蒙部寃獄片言立折交南鬪搆尺書定難可謂遠有光華不愧屏隰者矣若夫圖山川而控制有要瀕海茶而薪船不驚八月輶軒之使何以過焉惜乎東封之請是亦白璧之微瑕也

楚寶典故論次

典故者亦史職也史失其官而後一二博雅之士爲之收錄舊聞考稽竹素言必敦古事不泥俗故使馬上雄碎好說詩書春陵哲后修頌月令豈非亟務哉是以文王與老成之咨仲尼抱文獻之歎誠重之也楚國當春秋時丹陽肇宅流風未遠朝多故老家有耆碩往往得其言如得藏龜焉其後遊談習靡𦂍縣星離丘索之儒旣盡經術之用不貴如謝文儀之學識李玄冑之家誡嚴孝源之陰德郗德廣之礼法皆

如祥麟威鳳散在藪澤未有貴仕可勝歎息爲司馬
温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
一紙已欠伸思睡嗟乎書猶如此人復何望余故深
願明君良相毋輕棄其人也述典故第十凡一卷

典故一

申叔時　逢伯　成公乾
觀射父　鬭且　屈宓白
莫敖子華　謝該　李秉
嚴植之　柳靖

楚寶卷二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永盤較訂

典故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
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
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
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
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
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
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
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

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莊王使人謂、陳、人、毋、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莊王十九年。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宋及楚平。共王

十五年將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侯伐鄭鄭聞晉師告於楚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聖楷曰、吾於楚之申叔時。而三見先王之行事焉。何以言之、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楚莊王使士亹
傅太子箴即楚共王也其自云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士亹傅之正在德祿時而
申叔時所謂教之以春秋詩禮翼之以賢良者非
古師傅之道訓乎此先王之行事一也莊王伐陳
討夏徵舒義舉也設不有申叔時之諫而蹊田奪
牛又何解於諸侯縣公此先王之行事二也故春
秋初書楚人繼書楚子不予其事討而予其存陳

聖人所以大改過也若夫共王赦鄭申叔時爲德
刑禮信之論古先王用衆克敵豈復有加哉而卒
不用其言以敗然則老臣憂國而焦其心苦其口
其可忽諸巴濮之犀犛兕象用之則貴爲瑱耳
又按子反鄢陵之敗不獨申叔時知之卽鄭大夫
姚句耳亦知之其言于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喪列將何以戰由
此觀之穀陽豎卽不獻飲于子反子反亦必不能
勝晉何也晉以衆整楚師不整晉以暇楚師行速

而不暇。肴脊背犯晉對。安。得而不敗。且如開寨。而使華元得夜入其師。登其牀。此豈將帥持重之道哉。是又在御將者之責耶。

逢伯

逢伯楚大夫、僖六年秋、楚子圍許、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一

聖楷曰按蔡沈微子誥是箕子曾○勸帝乙立微子○故恐紂之見忌○不得不暫避其沉酗○而遜于荒野○非、忍、遜、絕、其、君、也○亦○非○為○存○宗○祀○計○而○始○去○也○今

說者乃謂微子先抱其祭器入周，周乃伐紂，此大可笑。且周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而微子先時何得遠作此妄想耶。蓋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聖德，其去畱遲速，皆商周之耳目所係，故其去也，不能自決，而其疑也，不敢獨後。此一段深心，被泰伯荊蠻之逃，更若而論者不得其解。又謂楚師入許，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何其寃古人若是哉。

成公乾

成公乾楚子王之後裔也、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蹠、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蹠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言其資於賢人於之子義、獲天下也、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鴞夷子皮日使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蹠於屈春乎、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

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
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
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
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
王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聖稽曰士也尊賢雖異於王公國之卜相貴先其
所與故周公以大聖而其言曰吾不如者吾不與
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於
是朝于窮巷甕牖者七十人而天下理使楚之君

臣眾以成公乾之言而定國相又安得有王子建出奔之事乎○然考楚國令尹見于春秋者自楚共王元年子重爲令尹凡二十一年卒子辛爲令尹凡三年以陳叛見殺子囊爲令尹至楚康王凡十年卒子庚爲令尹凡六年卒子南爲令尹凡一年以其寵臣多馬見殺薳子馮爲令尹卒屈建爲令尹共九年至郟敖立公子圍爲令尹凡四年弒郟敖自立爲楚靈王薳罷爲令尹凡十三年楚平王立子旗爲令尹凡一年以有德于王而求無厭見

殺子瑕爲令尹凡十年子常爲令尹至楚昭王十年吳入郢未嘗有所謂厲秦也今姑從說苑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同也盟無
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
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
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
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
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
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照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豝。音豆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安也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晐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晐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聖檣曰嘗讀賈誼傳至宣室夜半鬼神之事以史不載其語爲恨乃今觀射父登天之對生豈復有過焉者大抵古人學問多精於言鬼如鄭子產之

實沈臺駘內史過之房后丹朱皆確然有據有關係非若後世搜神夷堅之類虛誕可笑何得槩以誣豔病之段成式諾臯記云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盡歹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王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王而已

亦可謂善言者矣

鬭且

鬭且徂音楚大夫、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進也子文至於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怠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顧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氏傳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者竊馬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者綱馬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

質焉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聖楷曰予常弄馬昭殘不社句發求貨晉失諸侯唐蔡止楚自貽伊戚知過尚可洗玉何尤其後楚卒圍蔡報怨柏舉嗟乎戒之哉保利棄義國還身死始於佩裘

屈宜臼

屈宜臼、楚大夫、治息、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屈宜臼在韓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

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
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
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
舉贏者也故曰不時明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
宜臼之言
韓非曰昔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
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

王行之三年而遷吳起枝解于楚

聖楷曰楚國稱貴于舉賢非獨爲楚國言也非禍人不能成禍非獨爲吳起言也時諸羣臣故曰不時非獨爲韓昭侯言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於宓曰始見之矣

莫敖子華

公子華爲楚莫敖、官名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求明而立乎朝日晦而寢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桯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乖。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卿。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救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若捽一人以與太心者也社稷其危幾乎故斷脰決腹一與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霄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

臣非異楚使新造蟄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雞次之典以淬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冑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夫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聖楷曰呂覽稱楚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又好制昭釐惡之乃因中謝佐制者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疎沈尹華放此寡放于華黃即沈尹乎夫威王有一子華而不能免于纔口又安得彼五臣者而用之此焉曆所以王臣下文帝也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今棗陽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報、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

三年乃謹。今尚父膺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蔡內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玄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嚙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贖樂以釣由余兟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誥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章陵考

聖楷曰今棗陽縣南三十里有春陵城春陵本冷道縣山名漢元朔五年封長沙王子買于其地爲春陵侯孫戴侯仁始請徙南陽之蔡陽白水鄉仍

名舂陵望氣者蘇伯阿見舂陵城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卽此地也及建武三年十月帝幸舂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六年乃改舂陵鄉爲章陵縣章懷太子注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又光武紀云帝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披此則章陵蔡陽正今棗陽縣地而新野亦云光武故里者乃其避亂起兵之所耳人多不悉其由特詳著之

李秉

李秉字玄冑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也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勅正當爾不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

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聖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否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薰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

至矣秉子重

聖楷曰顏延之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迹識密鑒亦
洞流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
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此時看嗣宗比晉
文王更深一層發文王得其迹延之得其神得其
迹者言言玄遠便出世人眼光之外故可以免禍
得其神者事事洞密正在世人狎玩之中故可以
用世自古眞能用世者方能出世眞能傲世者方
能混世李玄胄雖以其聾瞽爲家誠尙求要見阮

嗣宗也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今歸州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遷武中爲康樂令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爲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渚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恭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植之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為

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
載還治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
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行義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
百七十九卷

聖梁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
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
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
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

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幷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夫梁武初年崇儒重道若此故其稽古之風隆于東漢碩學之徒咸至高官奈何耄而侫佛委事羣倖塗炭黎元遂使三四十年菁莪之化等于黍離可勝痛哉

柳靖

柳靖字思休、霍州刺史霞之子也、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尙書度支郎、還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

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請、然、後、見、之。
易、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
鄉。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
靖、參、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後臨州、賚、以、几、杖、拜、致
衣、物、靖。雖。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閒
皇中以壽終、
聖楷曰靖之立身化俗。全。從。潛。于。名。利。中。來。故王
烈之稱。爲不愧也。先輩邵二泉云、願。爲。眞。士。夫。不。
願。爲。假。道。學。有以哉、

楚寶眞儒論次

周子敦頤生于楚之營道倡明絕學史稱其太極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信矣然攷其當年行事以小吏歷江湖郡縣十五年未嘗聚徒講學自謂我得千聖不傳之秘也惟河南程珦視其氣貌非常知其有道因與爲友使二子受業于南安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也其後再與李初平言于桂陽與侯師聖言于廬山亦不過對榻夜談而已若夫趙抃初惑于讒臨之以威敦頤處之超然

王安石不可一世獨愧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益可見其光風霽月人莫得而親疏者矣乃論者謂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僞學之禁若深憾焉者嗚呼使宋諸君子盡如元公又何憾哉後百餘年有趙復者以其學傳于北方稱江漢先生述眞儒第十一凡一卷

眞儒一

周敦頤　周式　周堯卿

朱震　趙復

楚寶智謀論次終